

COMMUNITY ART

AND

PUBLIC SPACE

社区艺术与 公共空间

朱健刚 / 张晓静 主编

杨箕潜龙里
3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社区艺术

公共空间

COMMUNITY ART AND PUBLIC SPACE 朱健刚 / 张晓静 主编

SHE QU YI SHU

杨箕雄开里

3

东坊仁和里

1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GONG GONG KONG JIAN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区艺术与公共空间 / 朱健刚, 张晓静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360-8408-7

I. ①社… II. ①朱… ②张… III. ①艺术—活动—概况—中国 IV. ①J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7856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林宋瑜
责任编辑: 揭莉琳 刘玮婷
技术编辑: 凌春梅 林佳莹
装帧设计: 杜协盛
封面绘画作品来源: 李捷麟

书 名	社区艺术与公共空间 SHEQUYISHU YU GONGGONGKONGJ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北栅陈村工业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4 1插页
字 数	610,000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特别鸣谢广州公益慈善书院

序言 | 朱健刚

关于《社区艺术与公共空间》，我的体会是：每个人的生活物品，例如门牌、热水瓶或是一张老照片，其实都孕育着美和情感，而如果一个普通人用心去和这些物品勾连，去生活、体验和发现，那么，他就是一个艺术家。或许这就是这本书所要表达的东西。

作为一个社区工作者，我对于社区的公共生活建设常常有着一种着迷和反思。记得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遇见张晓静、陈洲这对艺术家夫妇，他们那时已经结束了小洲村的希望美术学院，听到我说的一些社区发展工作，他们说，其实你就是在做社区艺术啊。

我很惊讶，又觉得很有共鸣。多年以前，当我们在为扩大人们对于转基因的知情权而开展行动的时候，我们招募了一群志愿者，手捧转基因的食物，眼睛蒙上黑布，在马丁堂的走廊里静静肃立，照片拍出来，效果不亚于那些街头表达，当时我们称这是行动艺术。不过那时这么说，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标榜”，而这部书却是真的在讨论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社区艺术。这部书里那些社区艺术的作品正是艺术家们多年积累和创作的结晶。

在我看来，社区艺术不是社区+艺术，它不是简单地把芭蕾舞或者国画带到社区里，也不仅仅是广场舞。它是以某种深思熟虑和深度体验，去发现社区里的看似平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潜能。艺术工作者在社区和居民们一起对这种生活和生活之物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被创作的艺术作品不再被置于庙堂之上，而是被放置在社区中，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偏离那些正统艺术家或者社区发展工作者的“正道”，但如果我们推动一个可持续社区的正道就是要赋能社区，让社区的公共生活充满活力的话，那么社区艺术就是激活这种社区活力的正道。

也许举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明白社区艺术究竟是什么？美国费城大学有一位艺术系的教授叫叶蕾蕾，1986年，很偶然地，她带几个中国人去费城北部一个非洲裔社区去拜访当地的舞蹈家热阿豪，热阿豪邀请她在他创办的公益机构“爱之家”门口建个东方园林。但是很快她就发现，在这个充满吸毒和街头斗殴的“无望的社区”，这种园林的建设注定是“无望的”。但是她不想放弃，于是寻找到另一种方式在社区中创作艺术。她招募了一些街头青少年，在街头钉了一根木棍，于是他们想建的园林就从这根木棍开始。她不敢询问这些人的来历，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带着作为社会边缘者的创伤而备受压抑，他们只是一起工作。没有钱买树，就用铁丝网和水

泥来建一棵“树”，而孩子们居然天天给它浇水，“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棵真的树”。这其间有恐惧，也有疲惫，但是叶蕾蕾坚持下来了，这一坚持就持续了18年。18年来，她带领社区的童子军，将社区内200多座被推平的废墟，改造成18个风格各异的园林，她将这个废墟组成的社区建设成了怡乐村（Villa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在建造园林的过程中，社区青年在参与中学习了劳动技能，也获得微薄的薪酬，更可贵的是，一些年轻人的内心发生了改变，甚至社区中一个街头贩毒的大佬也在考虑戒除毒瘾。2004年，叶蕾蕾正式退出“怡乐村”机构，把这个机构交给了这些社区的年轻人。这个机构目前有16位全职职员、10位半职员、10位老师以及400个每年志愿工作1万小时的义工。曾经死去的社区今天欣欣向荣。

无独有偶，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公益书院也正和晓静的团队在广州一个叫怡乐村的地方开展社区艺术的课程。我看到晓静带着美院的同学走村串巷，调查访谈。在得到当地人的信任以后，学生们就和社区里的老人家以及大伯大叔们一起在门边修葺绿地，在门上画娃娃门神，在老宅子里布展。和费城的怡乐村面临的问题不同，由于体制不同，学生们还不能放开手脚，只能在所有可能的缝隙中开辟空间。但同时，和叶蕾蕾单枪匹马不一样的是，在这个怡乐村，他们的社区艺术得到各种社区里的NGO、社区小企业、社会工作者以及千禾社区基金会的支持。他们都待在怡乐村里，长期持续地和居民义工一起工作。

正是在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艺术系的师生共同努力下，这个似乎衰落破败的社区正变得更加丰富和具有活力。

这里不能不说到公共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内涵。在西方社会，社区往往以教堂为中心而向周边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公共生活的繁荣与宗教信仰有着深刻而自然的联系。在古代中国，社区则与宗族密切联系，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祖先崇拜有着久远而丰富的关联。而社区中的士绅作为王朝的代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托儒家礼仪，来组织和规范社区的公共生活。在当代中国，处于国与家之间的邻里社区的公共生活依赖于行政动员或者商业促销手段，而失去居民内在动力的驱使，造成在当代中国，社区共同体难以营造。即使是有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为居民提供服务和组织活动，但是解决不了人们内心的主体动力问题。在热热闹闹的活动中，人们只是等着被组织，等着拿礼品。他们不觉得这是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公共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看到社区艺术的力量。艺术可以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仍然唤起人们对美的体验和激情，唤起人们主动关注和创造社区公共生活。居民们可能开始没有信心，半信半疑，但是艺术工作者的协作可以逐渐让他们体会到愉悦和快乐，找到内心的自信，也可以从内心找到建设公共生活的动力。这样的居民数量并不一定很多，但是有他们的存在，社区就具有了内在的活力和魂。

这也是我们编这部小书的原因，它一方面是对晓静等一批社区艺术工作者的致敬，另一方面也是呼唤更多的人们加入到社区艺术的创作中来。社区艺术并不仅仅是装置艺术，民众戏剧、共生舞蹈还有参与式摄像摄影，都可以成为社区艺术的表现形式。我们期待未来的社区艺术呈现出多元而自由发展的状态。

广州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重镇，我相信这种社区艺术的发展可以给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们新的想象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艺术也许是对最近 20 多年来后现代艺术越来越脱离人间烟火的一种反弹。它是接地气的高大上，它给我们越来越平庸的日常生活带来美和欢乐，而它也同时激发着艺术家更大的创作灵感。叶蕾蕾说，当她把木棍钉在怡乐村的土地上的时候，困扰着她内心的中国国画与西方艺术的对接难题似乎化解了，她找到了在美国 20 年的自我。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艺术家可以在社区工作中找到自己在中国的定位。这种社区工作并不容易，但是它本身就是艺术，是一种很难但值得度过的人生。

目录

001 第一章 | 理想的公共生活与异托邦的聚集地

001 希望美术学院

008 先生书院

024 城中村博物馆

054 路灯计划

058 第二章 | 社区的田野调查和空间介入

058 沥滘村的空间介入

068 家庭美术馆

078 艺术家：Bradley McCallum 和 Jacqueline Tarry

086 无形的艺术，有形的力量

092 恩宁路关注组

098 第三章 | 一人 / 一物一故事

098 “介入：艺术生活 366 封信”

111 物件讲故事

138 “百位书房”艺术项目

156 广州有个达达主义者

164 第四章 | 艺术走进社区

164 南亭村，人人有责

214 从头做起

228 真空——2016 大浪·社区艺术创作周

276 社区艺术项目——丽江计划

304 “大娘们的战争”

308 怡乐行——实验艺术进社区

333 第五章 | 公益与艺术教育

333 融合艺术教育的尝试与探索

348 艺术推动恤孤助学

356 WABC 无障碍艺途

366 儿童性侵害防护周

370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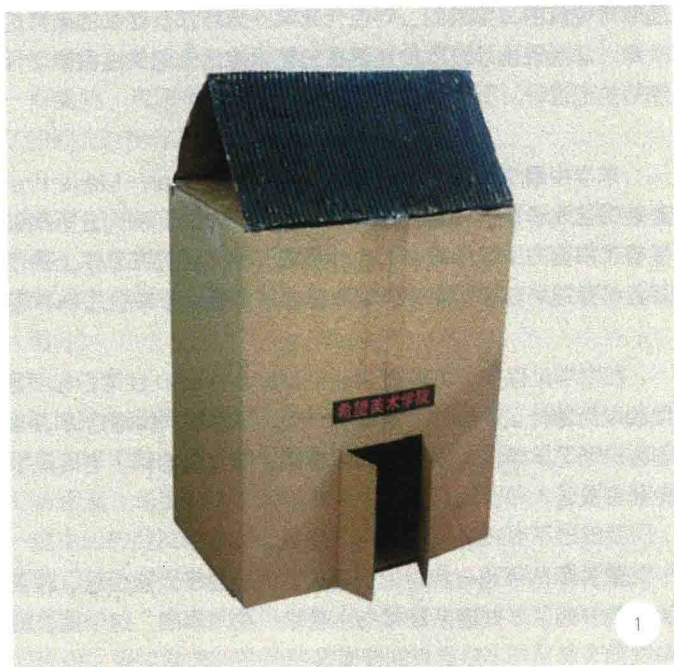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Chapter 1

理想的公共生活 与异托邦的聚集地

希望美术学院

张晓静 / 文

2008 年我和陈洲在广州大学城周边的小洲村租到了一栋位于河涌边上的两层红砖小楼，当时的小河还算清澈，时不时能看到一群群小鱼游来游去，而这栋建筑应该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这栋楼的月租才 350 元，经一名学生介绍，与房东签了三年合同，并且从一个破纸箱的模型开始讨论，[图 1] 在此信誓旦旦地做起我们的希望美术学院。





其实这个办学理念和想法早在法国求学时便产生。还记得我们刚去法国报考艺术学院的时候，拿着在国内准备的厚厚的资料，每到一所学院要么被拒要么被降级，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会遭此待遇，那时的心中还冒出“备受歧视”的想法。其实不然，我们报考时所拿资料都是非常传统的写实绘画，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面试的老师们一分钟翻看完所有资料，再附加一句“您能说出您喜欢的还健在的艺术家吗？您来法国想学什么？”的时候，其窘迫成为最为深刻的记忆。

求学中最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一位好老师 Jean - Marie Krauth，在我们就读的法国斯特拉斯堡装饰艺术学院，他是位老院长，讲解艺术史，深刻分析案例，对我们循循善诱，不但让我们慢慢了解西方的艺术教育，也让我们开始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创作。最最意想不到的，在硕士毕业答辩现场我拿了满分，在那边艺术学院满分毕业几乎不可能。

在求学过程中，与导师 Jean - Marie Krauth 经常聊起回国的打算，他经常笑眯眯地问我们回国以后做什么，做艺术家吗？一天，陈洲很严肃地告诉 Jean - Marie Krauth：“我想回国，创办一所艺术学院，在这所艺术学院，学生是老师，老师是学生，而且学院的大门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

这件事陈洲也与我讨论了许多，他出生于大别山区，艰苦的生活条件经常让他怀揣着走出大山的梦想。不知道从哪本书上看来“美术学院”这个词，就让从小喜欢涂涂画画的他定下了自己的大学目标，然后真的懵懵懂懂地开始艺考之路。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艺考是非常艰难的，



他边打工边学习绘画，考了4年才考上南京艺术学院，而艺术院校高昂的学费则成为他最大的难题。虽然这一切都走过来了，但是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包括大学免费，甚至在学校所使用的一切材料也免费，医疗免费，房屋补贴，伙食补贴等，经常让他感到震撼，随之决定“我要办一所美术学院，就是针对中国较为传统的美院体系和高收费而开办”。单纯的艺术理想让我们从那时就开始计划回国后如何展开，导师也是位疯狂的理想主义者，比我们还乌托邦，兴奋地许诺：“如果你们将来开了这样一所美院，我愿意义务去教学，什么资金都不让你们出，我自费过来。”导师的立场更加促进了我们的办学念头。

2007年底回国，2008年就找到了小洲村的这栋房子，然后我们清扫房间，轰轰烈烈地自己设计空间，购买书籍和投影设备等，当然我们也生活在里面。[图2]希望美术学院还办了开幕式，邀请了村里许多人以及美院的老师学生，还有热心的媒体朋友来帮衬，大家在一起边喝茶边聊后面需要开展的工作。[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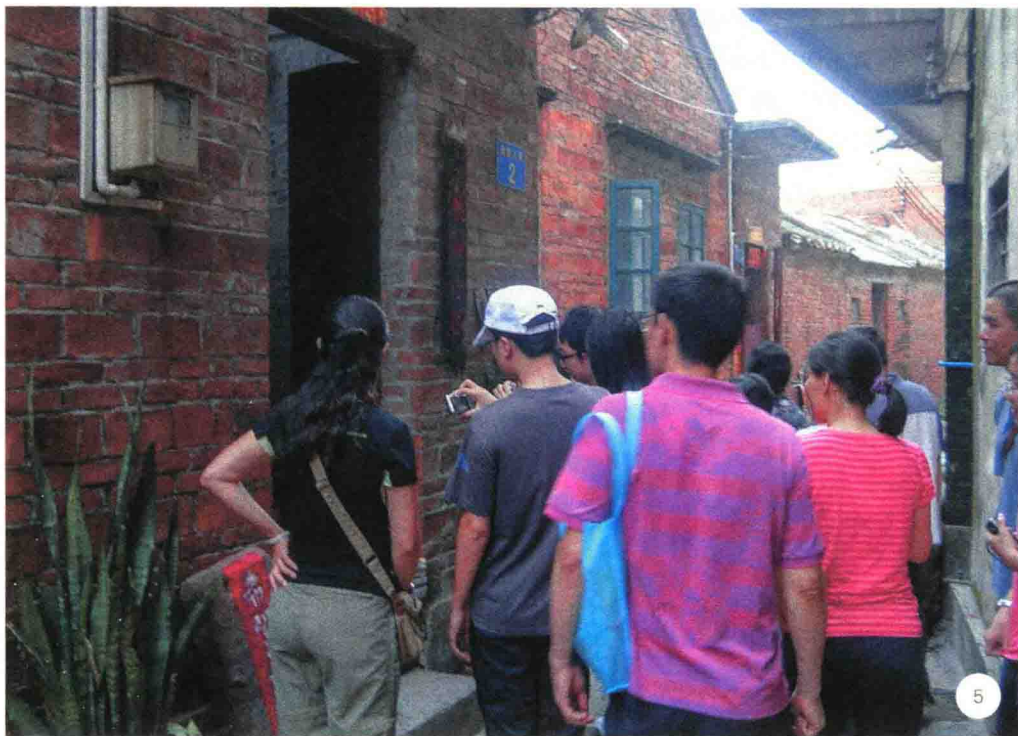
从此希望美术学院真的大张旗鼓地开办起来，我们的门一天24小时敞开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就可以停下来聊一聊，慢慢地在这个理想之地真的留下一批有艺术追求的人，两年内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每个在此逗留的人都留下了自己的故事和看法。[图4]记得一位中山的朋友来这里，看看简陋的场所和执迷不悟的我们，临走前送我们一句话：应该在你们门口挂的牌子前面加一个字——“没”，变成“没希望美术学院”；信孚集团的老总参观后苦笑着说：“你们的家当加起来一辆单车就可以带走（除了书以外）。”连媒体人都不停地跑过来用尽可能煽情的口吻宣读着“留法艺术家就居住在这栋简



陋的房子里，办着他们理想中的希望美术学院”。是的，在外人看来我们似乎很痴傻，不去赚钱买房，不去削尖脑袋往艺术圈里钻。完全陷入异托邦旋涡中的陈洲，连工作也不去找。希望美术学院坚持了两年，最终却被小偷一扫而空，戏剧化的是，这些小偷也是希望美术学院的学员。最要命的是电脑中所有在法国留学期间积攒的资料、希望美术学院两年内所做的活动资料和回国后所策划的艺术活动资料都被洗劫一空。我们把从法国辛苦攒下的钱全部投入其中，如今只能关门了，带着遗憾和剩余的梦想离开了小洲村。其实，这所美院是把一个私人场所转化成公共空间，也成为一个人交流的微型社区，而各种身份的人都以艺术的名义把自己的故事留下来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美术学院成立时正值政府大力推动小洲村为古村落之际，媒体的大肆报道，使得小洲村成为广州的文化旅游景点，也成为各大旅行社对游客宣传的卖点，甚至成为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过来，经常在高架桥路边看到犹如长龙的旅游大巴整齐地排列在马路两旁。

每天村里都会涌入大量的游客，尤其是周末，村里满满都是人。[图5]“留法艺术家在小洲村租两层红楼只是为了开办他们理想的希望美术学院”，这样近乎标语似的话语已成为纸媒和电视台对外报道吸引游客的噱头。只要希望美术学院大门一开，就会有大批的游客进入其中，有的看看就走了，有的好奇心驱使会和我们聊许久，聊得开心还会参与我们的课堂讨论。慢慢地希望美术学院成为小洲村较有名气的公共空间，村干部有时也会带来一些重要领导参观我们的美院。村里的老百姓路过也会笑眯眯地进来喝杯茶，聊几句走了；艺术家朋友们和媒体记者



们更是常客。[图6]

还记得有位刑满释放的小伙子非常高兴能加入希望美术学院，他酷爱剧本创作，还喜欢弹奏吉他。他经常拿自己创作的剧本跟我们分享，同时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由于吸毒进了监狱，在监狱里积极表现，听从所有安排，目的就是被提早释放与妻子和孩子见面。

也如他所愿被监狱提早释放，但是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和孩子都离开了，父母也不愿接受他，于是他选择离开自己曾经的家，最终来到小洲村的一个餐馆打工，又遇到了希望美术学院。就这样，希望美术学院慢慢积攒了众多学员，也成为这个艺术社区里小有名气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吸纳着三六九等的人，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聊天碰撞。在这里，我们也会探讨社区发展和邻里的的问题，并尝试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去解决。比如村民们面对自家的老房子，由于政府的保护政策不能随意拆建，但是又租不出去，现在的人大都喜欢租住宽敞明亮的新房，都不愿租住阴暗潮湿的老屋。

于是我们开始策划“从头开始”的展览，就是倡导保护村里的老房子，并提议让艺术家进驻，对老房子进行空间改造，这样村民有了收入，房子也得到了保护。三三两两的艺术家朋友被我们带进来，开始租住并进行着老屋改造计划，一栋栋老宅被艺术家改造得漂漂亮亮。事情确实朝着我们想象的方向发展，慢慢地，许多旧空间被艺术家们租下来，村子也变得更有吸引力了，而且房租越来越高，也导致我们的房东三番五次过来要求涨房租，虽然我们的合同期还有两年，但是房东毫不理会，在村民眼里也没有法律的概念。

由于我们的希望美术学院本就是免费的，支撑这个空间实属不易，而且陈洲一心一意开办希望美院，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房租涨价对我们当时来说确实有压力，房东频繁来此吵闹，找谁说情都没用，没有办法。经其他村民建议，我们只好找村委书记来调解，好在村委书记一直推崇文化，请书记和房东吃了一顿饭，大家各退一步方解决此问题。



—— | 延伸阅读 | ——

希望美术学院宣言

陈洲 / 文

1990年5月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大别山金寨县南溪镇成立的时候，我和很多伙伴就站在旁边看剪彩仪式，当地的老百姓把希望小学的成立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对于大别山当地的百姓来说，没有比孩子求学更重要的事情了，那种场景至今让我难忘，因为我们围住的是“希望之光”。

很多年后我终于通过艰辛的努力考上了艺术学院，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很好地探讨艺术，但事与愿违。艺术不是很复杂和深奥的东西，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发生。艺术不是一些少数自诩艺术家的专利，也早已不是关在文人书斋里的宠物。艺术不应该是赚钱的机器，不是商界炒作的排行榜，也不是名利之士假扮天使用的翅膀……

我一直希望有个理想之地，老师是学生，学生是老师，互相给予知识。我们可以在享用知识时得到极大的欢乐。

互相直视对方，以坦诚的态度互相讨论和学习，教学相长。我们不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财力去掌握所谓的艺术。我们不需要华丽的高楼大厦作为校舍，我们所到之处便是我们的校舍，我们随时随地的交流就是课堂，哪怕一丝真诚的微笑。

我们各个领域的人都可以在一起学习，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丰富和精彩。我们发现别人的价值也将会发现自己的价值。我坚信我们也可以在一起围住“希望之光”。

先生书院

张晓静 / 文

我想，“先生书院”这个项目在艺术圈里有许多人应该知道，我常在课上与同学们分享“先生书院”这个艺术项目，当然会讲到创办人信王军以及他一系列的作品。信王军是个有理想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他告诉我艺术圈里有许多人认为“先生书院”跟艺术无关，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还在讨论它是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已相当可笑。

一位艺术家来到云南较为偏僻的小山区，看到了近乎与世隔绝的人们和渴望知识的孩子们，他想为那里的人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倾囊而出创办了先生书院。信王军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去追思民国先生之风范和担当，与伙伴们努力地打造一个充满爱和正能量的公共空间。书院没有豪华的外表，但是室内的陈设均是大家伙儿亲手制作，仔细观察所有物件，你都能觉察到人情味儿。还有满屋子的书籍，这些比什么都重要。书院仅凭几个人的力量苦心经营，甚至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信王军依然为这里的人坚守着这样一块来之不易的文化公共空间，因为这里太缺乏文化资源了。

我相信这种社会介入性极强的艺术方式对那里的孩子绝对有着巨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人们的公共生活。正如信王军描述的场景，这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每天都会有人在此读书、画画，甚至讨论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改变的可能，因为这里的人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信王军创办的先生书院建在云南的梁河县，成立于2015年11月28日，名字源于他的作品《民国先生》。2013年信王军因一张民国宪法起草者的照片，而开始拿起一支0.3毫米的自动铅笔，动手画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整整100幅“民国先生”的肖像，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都是时代的榜样。

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但信王军如同苦行僧一般，怀着对历史的真诚手绘了百幅民国先生肖像。也许信王军在用绘画的方式来重新理解每位先生，也使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唤起对先生们的记忆，这个时代太需要“先生”了。